



王力译文集

(六)

王 力 译

中华书局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王力全集 第二十四卷

王力译文集

(六)

王 力 译

中 华 书 局

目 录

半上流社会	1949
译者的自白	1951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1957
正文	1959
生意经	2077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079
米尔波致法兰西戏院经理克辣梯的信	2081
正文	2083
讨厌的社会	2207
著者自序	2209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211
正文	2213
所谓英语	2311
作者简介与本剧略评	2313
正文	2315
人类的呼声	2337
作者简介与本剧略评	2339
正文	2341
婚礼进行曲	2355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2357
正文	2359

半上流社会

[法]小仲马 著

剧中人物

男

奥里维叶·夏澜,简称奥

赖孟·南查克,简称赖

伊波利特·李崇,简称伊

段纳琅侯爵,简称段

第一个仆人

第二个仆人

第三个仆人

} 简称仆

女

胥珊·安若——男爵夫人,简称胥

卫尼叶——子爵夫人,简称卫

华兰亭·山棣夫人,简称华

玛瑟儿·桑士诺——卫尼叶的内侄女,简称玛

梭榧——胥珊的女仆,简称梭

地 点

在巴黎——第一与第五幕在奥里维叶家;第二幕在子爵夫人家;第三与第四幕在胥珊家

译者的自白

我译法兰西国立戏院剧本汇编,已经到了第六种,在这期间内,我的译法很有些变迁。我很想把这变迁的原因,向读者们说一说。

我起初趋向于直译。虽则我不主张欧化的译法,虽则我始终不曾逐字译过,但是我永远守着一个规律,就是:“苟非万不得已,还是直译的好。”意思是说:平常该谨守着直译的规律;如果直译下来,中国人看不懂的时候,才用意译。我所译的第一部文学书乃是莫里哀的《无可奈何的医生》,就是用的这种译法。后来接着译的《幸福之年》《水土》《少女之梦》《沙弗》四部小说,也是守着这个规律。

本来直译与意译就没有严格的界线。绝对的直译是不可能的。欧美各国,文字同源,但是他们从甲国的文字移译到乙国的文字的时候,也不能逐字译出;何况中文的结构与西文相差这么远,还有逐字译出的可能吗?有时候,与其以辞害意,倒不如易“辞以达意”好些。

我反对欧化的译法。假如要主张文字革命,把中国文字欧化,那是另一问题。但是,在现代的中国,语言文字欧化的成分很少很少的时候,我们先在翻译界提倡欧化,倒反无益而有害。凡是懂得欧化的文字的人们,他们至少有些西文的根柢,大约都可以直接看西文,用不着看我们的译本。尤其是就戏剧而论,假使太欧化了,

演出来人家就不懂。所以我所译的戏剧努力避免欧化,有时候不得已而掺用一两句欧化的话,也已经是中国用惯的了。我以为欧化译法有时候乃是译者躲懒的表现,因为逐字译去,用不着颠倒次序,容易多了。

我又反对省略或冗长的意译。省略的意译,差不多可以说是不懂西文的表现。因为不懂,所以故意省去。冗长的意译,乃是因为没法连接上下的文气,特地加上一两句作为承上起下的关键,这也是很笨的译法。

反对尽管反对,我本人也不敢说没有这些毛病。但是我既然认为这是毛病,我总想极力避免。

上面说过,我从前所守的规律是:“苟非万不得已,还是直译的好。”后来译到《大地主》的时候,我的方法已经渐渐变了,直到这一篇《半上流社会》里,我越发变得多了。现在我的规律乃是:“如果不失真相,字句不妨稍有异同。”因为我觉得戏剧是要表演的,所以字句以传神为妙。如果过于拘泥,把神气都失了,哪怕是只字不易,又有什么好处?但我并不追悔从前的规律,因为这是必经的阶段。在一年前的我,假使用我现在这方法,势必弄到更坏的成绩。

现在我在《半上流社会》里举出几个例子:

Alors, vous me permettez que l'affaire n'aura pas de suite?

直译该是:“那么,您允许我这件事将没有下文吗?”

我译的是:“那么,您答应我了?事情是不会闹起来的了?”

又如:

Elle ne peut pas eu avoir.

直译该是:“她不能有这个的。”

我译的是:“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是指那件事,“这个”是指下文,而下文的意思是说闹起来,所以我引申其意,索性译为“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试看上面这两个例子,假使我直译起来,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得。

以上说的是怕直译下来人家不懂,所以用意译。然而有些地方直译下来,人家是懂得的;只比不上意译更流畅,更能传神,譬如:

C'est bieu plus simple.

直译该是:“这个简单多了。”

我译的是:“省了许多周折。”因为玛瑟儿要写一封信给胥珊转致侯爵,却想要回到自己家里写好之后才差人送来,胥珊叫玛瑟儿在她家里就写,不必回去才写,省了许多周折。

又如:

Il faut réfléchir plus longtemps que vous ne l'avez fait.

直译该是:“应该考虑更久,比之您所已做的。”这简直不成话!但是,这话实在没法子直译。意思是说您曾经做过考虑的功夫来,但是还不算考虑得周到,应该考虑更久些。所以

我译的是:“应该考虑很久,不像您这么快。”

又如:

Vous êtes plus adroit que je ne le peusais.

直译该是:“您很巧,比我以前所猜想的更巧。”

我译的是:“我想不到您的手段这样高。”

又如:

Vous doutez de ma parole?

直译该是:“您怀疑我的话吗?”或“您怀疑我的信用吗?”

我译的是:“您怕我失信吗?”

我最不愿意添加字句,但也有万不得已的时候。譬如法文里有一种条件式的动词,譬如说:“如果您不这样做,您就会变成那样了。”这以上两个字句,在法文里往往可以省去陪句(如果您不这样做),单写主句。在中文里就不行了,譬如:

Mon cher, vous pourriez plus mal tomber.

直译该是:“我的亲爱的,您可以跌得更不好的。”但说话的人

的意思乃是：“如果您不同我的内侄女儿结婚，将来您所找到的妻子一定更不行。”所以

我译的是：“我的亲爱的，您放着这高枝儿不攀，将来会跌到更坏的地方去的。”我以为不如此译出便不能达意。

在表面上看来，似乎译戏剧比译别的书容易，因为生字少些。其实戏剧也有难的地方。因为戏剧是会话的体裁，话是活的，不是专在字典里可以找出解释来的，尤其是中文的字典不可靠，譬如 *in-discret* 一字，字典上解作“不谨慎”，其实只当“不知进退”解。*tromper* 一字，字典上解作“欺骗”，但这字用于夫妇间却是指夫或妻有外遇而言。*élégant* 一字，字典上解作“雅的”，而现在的法国人都把会打扮的人叫做 *élégant* 的人了。*déception* 一字，字典解作“欺诈”，其实只当“失望”讲；“欺诈”与“失望”不知相差几千万里了。还有些最常见的字眼也要当心，譬如 *Je crois*，普通人译作“我相信”，其实往往只该译作“我以为”。又如 *sans doute* 普通人译作“无疑”，其实往往只该译作“大约”或“多半是”。试看下面的例子：

C'est bon, Je crois

这并不是说：“我相信这是好的”，只是说：“我以为这是好的。”这事物实际上好不好，我不敢相信，我只心中以为是好罢了。试看下面的一段会话：

A. C'est bon. ——甲说：这是好的。

B. Etes-vous sûr? ——乙说：您相信吗？

A. Je crois, mais je n'en suis pas sûr. ——甲说：我以为是的，但是我不敢断定。

又试看下面一个句子：

Je ne sias quand, mais ce sera demain sans doute

意思是说：“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大约是明天吧。”假使我们译为“我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将是明天无疑”，岂不成为笑话吗？

我的译品里有没有类似于这种的笑话,我自己不敢担保! 我以为真能够完全透彻地了解法语的只有法国人,中国人无论谁都不该夸口说能够懂得透彻。就说法国人吧,他们自己也已经不能透彻地了解十七八世纪的法语了! 例如莫里哀的戏剧中所谓 *galant* 只是高雅的意思,现在的人所谓 *galant* 乃是会奉承女人的意思了。

虽然如此,如果我不停止地做翻译的工作,我想终有一天我的译品会更进步些。

十八年五月三日

著者小传与本剧略评

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1824 年生于巴黎, 1895 年逝世。他的剧本有:《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1852, 中国有刘复先生的译本);《半上流社会》(Le Demi-Monde, 1855);《金钱问题》(La Question d'Argent, 1857);《私生子》(Le Fils Naturel, 1858);《妇人的男友》(l'Ami des Femmes, 1864);《奥白来夫人的思想》(Les Idées de Madame Aubray, 1867);《乔治公主》(La Princesse Georges, 1871);《克罗德的妻》(La Femme de Claude, 1873);《阿尔方斯先生》(Monsieur Alphonse, 1874);《异国之女》(l'Etrangère, 1876);《黛妮丝》(Denise, 1885);《佛兰西原》(Francillon, 1887)等。

小仲马的戏剧可分为三类。他起初只想直接地观察社会的人物,很逼真地描画出来,像《茶花女》与《半上流社会》都是这一类。后来他想在戏剧上解决社会问题,遂写了些剧本,表示不满意于社会的成见与国家的法律,像《私生子》就是这一类。最后到了晚年,他想依象征,把自己的思想具体化、永远化,《异国之女》就是这一类的作品。

他的戏剧,在法兰西戏院里最常演的乃是《半上流社会》(最近一次是 1930 年 2 月 28 日),故先译出。

《半上流社会》乃是天堂地狱的交界,下流社会的妇人到了这社会,便好似出了地狱;上流社会的妇人到了这社会,便好似降自天堂。但是,小仲马所谓的半上流社会与现代的半上流社会又大

不相同了。那时节的半上流社会的妇人只晓得欺世盗名,而现代的半上流社会的妇人却一味要钱。试看小仲马所描写的作恶的妇人,在现代却还不容易遇见哩! 现代所谓上流社会,还比不上小仲马所谓的半上流社会! 假使他生在现代,不晓得他又作何感想?

译者

十八年五月二日

第一幕

布景 奥里维叶·夏澜家里的客厅。

第一出

出场人：卫尼叶、奥里维叶。

卫 那么，您答应我了？事情是不会闹起来的了？……

奥 事情要闹起来是不可能的。

卫 我为着这个，想要来求您，虽则怕遇着些什么人，也顾不得了！

奥 依您的话，我这里招待的乃是下流社会的人了？

卫 人家是这样说的。

奥 他们误会了；到这里来的人，都是您的朋友们。

卫 我的朋友们却当不起这光荣呢。

奥 再者，您这一次的行动，有什么不可告诉人家的？您的两个熟客，一个是莫克鲁华先生，一个是赖图先生，他们在您家打牌，有了一个小小的误会，非大家解释一番不可。所以决定在我家解释。我是莫克鲁华先生的证人，您来求我和解了事，这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可告诉人家的呢？

卫 当然啦；但是我也愿意人家不知道我来，因为我希望巴黎全城的人都不晓得人们在我家的客厅里赌钱。如果事情弄得不好，会打起官司来。一个规矩的妇人断不肯到法庭去出面，就算是证人也不好；而且报纸上要发表我的名字，越发不好了。

请您努力和解了事才好；万一和解不了，请您看我的情面，把决斗的原因变一个样儿，使我不至于有关系——连间接的关系都没有才好。我许人们在我家打牌，为的是叫他们取乐，并不是叫他们吵闹啊。

奥 话是这样说了。

卫 那么，既然山棣夫人不来，我就此告辞了。

奥 山棣夫人要来我家增光吗？

卫 当她晓得我来的时候，她说：“等一会儿我去接您；那高大汉子，我去见一见他也不妨。”但是她这人大意得很，大约她已经忘记了，我不能再等她，再会吧。有一件事要请您当心：您不向我问我的内侄女儿的好；她呢，她倒拜托我同您说许多话哩。

奥 好听的话吗？

卫 当然啦。

奥 她真可爱。

卫 当然可爱啦；她分明晓得您不会同她结婚的，她本来犯不着关心您啊。

奥 唉！不会的，不会的！

卫 我的亲爱的，您放着这高枝儿不攀，将来会跌下更坏的地方去的。

奥 跌下去的时候，自然不会好的啦。

卫 总之，我们比您好。

奥 您相信吗？

卫 您是小小的贵族，又不是富家，不是吗？

奥 每年有三万法郎的入息。

卫 存款的利息吗？

奥 不，田地的入息。

卫 呃！这还不坏；但是您有家庭吗？

奥 谁没有家庭呢？不过，我的家庭减缩到只剩下我的母亲。她

再嫁了；我到了成年的时候，为着要领有我父亲的财产，不得不同她的丈夫打官司。于是我同她很少见面，我想她也不十分爱我。唉！寡妇真不应该再嫁！一个寡妇把她前夫的名字抹杀了之后，对于他的儿女们，简直变了路人。我的亲爱的子爵夫人，您看，我因此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没人管束了，我放荡了不少的日子，负了不少的债，后来才还清了。现在我变成了一个谨慎的人，很不愿意与您的内侄女儿结合；虽则我觉得她很可爱，虽则就孤儿而论，我觉得她很有好处，虽则有时候我怕我终于同她结婚。

卫 您吗？

奥 是我！从前我已经变成了很爱她的一个人，假使我仍旧常到您家里去，像我这么一个忠厚的人，恐怕已经向您求她的婚了，那么，真是没有道理。

卫 因为她没有财产吗？

奥 我倒不在乎这一层，我不是同金钱结婚的人。只因有别的理由罢了。

卫 什么理由？

奥 我们上流社会的人，看来不见得怎样聪明，却也不很蠢。我们一结婚，就是想把平日在别人的妻子身上要求不到的事情在自己的妻子的身上找出来。我们越入世，越发主张我们所娶的女人不认识生活的才好。至于有些小姐们，他们还不曾结婚，已经十足地出了名：有名的聪明，有名的自由，这种女子，娶了来真是可叹。您看那山棣夫人！

卫 但是，玛瑟儿却没有华兰亭的性情啊。

奥 性情虽则不同，但是，您看，山棣夫人离开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她自己招是惹非，还替人家招惹是非，这种人，竟是您的内侄女儿桑士诺小姐的知己朋友。您看，山棣夫人可以做二十岁的一个少女的伴侣吗？

卫 您有什么法子呢？我没有钱，玛瑟儿没有许多的娱乐。山榭夫人爱看戏，她有一辆车，玛瑟儿就占她的便宜。这孩子，不让她消遣消遣怎么行呢？总之，她不会做坏事就是了。

奥 她不做坏事；但是她教人家猜她做坏事，将来她终于做坏事。

卫 我的亲爱的奥里维叶！

奥 您做错了事了；您晓得您本来应该怎么办吗？三年前，她从她的膳宿学校出来的时候，段纳琅侯爵想要把她安置于他的女儿身边，那时您就应该把她交托给他。那么，玛瑟儿可以在一个有礼教的社会里生活，恐怕现在她已经结了婚，否则也有结婚的把握了；而今我却很怀疑她能够有好的真的婚姻。

卫 那时候因为我太爱她，离不了她。

奥 这种利己的心理，将来您会后悔的，她也会有责备您的一天。

卫 不会的。如果她愿意的话，两个月之后她就可以结婚，而且可以变成一个很可爱的妻子；妻子好不好都是丈夫弄成的。

奥 丈夫好不好，也是妻子弄成的啊！这种赔补是不够的，而且，这一次您想把她嫁给谁呢？

卫 嫁给一个少年人。

奥 他爱桑士诺小姐吗？桑士诺小姐也爱他吗？

卫 不，但是不要紧。在婚姻上头，有了爱情的时候，习惯可以杀爱情；没有爱情的时候，习惯可以生爱情。

奥 您说话很像赖洛虚夫戈^①。——那少年人是哪里来的呢？

卫 是赖图先生介绍给我的。

奥 赖图先生介绍的乃是劣货：一半丝，一半棉。

卫 您听我说，正经人我是认得出来的。他就是一个正经人，我敢断定。这恰是配得起玛瑟儿的一个丈夫。他的年纪很轻，至多只有三十二岁，样子长得很非凡。他是一个受过勋章的军

^① 赖洛虚夫戈（1613—1680）著有格言。